

最忆江南桂花香

■ 黄海樱

涌来,顾不上长途旅程的疲惫,我们出门寻香而去。

正对着小山楼的街心公园——蒜山小园里开满了一树树的桂花。从桂花树中穿行而过,我们染了一身的花香。

带着花香,我们漫步探访这遍布明清建筑遗迹的西津古渡老街。在老街中段,有一个玻璃柜套着的一小段石阶路,上面写着“一眼看千年”,里面分别是考古学家从这里挖出来的清、明、元、宋、唐及之前的“西津渡口”的石阶路遗址。每个朝代的路都让后一朝代给覆盖住。站在古渡头遗址眺望长江,由于江滩淤涨,江岸北移,古渡头距离如今的长江江岸已有三百多米。我们不禁感慨,也许再过上一百年,脚下的这段石板路也会变成后人游览的古迹。

结束镇江的三天旅程,我们坐上专线汽车向扬州进发。

那天正午的阳光灿烂,空气里隐隐透着挥之不去的桂花香。帅哥司机一边专心开车,一边快乐唱着歌,一首接着一首,毫不逊色于专业歌者的歌声感染了全车的乘客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愉悦的笑容。

京口瓜洲一水间。一个多小时后,我们就进入了扬州。

汽车一路直入扬州城,开始看见城市的风貌,古典而雅致,最令人喜爱的是道路两旁的高大银杏树,不知有多少年头了,叶子才泛着微黄,还没有黄叶飘飞的景象。

在瘦西湖站下了车,左等右等不见要搭乘的公共汽车,于是招了一辆

黄包车。一上车,热情的拉车师傅就开始介绍扬州的景物,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”这类诗词脱口而出,自然得如人们平常说“今天您吃了么”,言语中充满了对扬州人文历史的熟稔和掩饰不住的自豪感,令人又羡慕又感动。

扬州之行的第二天,我们去游览瘦西湖。

湖边垂柳依依,倚着一湾绿水,亭台楼阁,画廊湖水,目之所及,就是一幅美丽的江南水彩画。我们坐在湖边,静静地看着那座载满了唐诗宋词的二十四桥。桂花依然盛开,黄色的金桂,米色的银桂,如繁星点点缀满枝头,落在地上如同一层层的小花米。我们笑言,没赶上烟花三月下扬州,桂花十月上扬州也是收获满满。

旅程的最后一站是南京。

那天上午,我们从中山陵坐小火车进入灵谷寺。这里游客不多,遍植高大的乔木,一树树黄、绿、橙、红的叶子相互夹杂,五彩缤纷倒影在水面上,让人流连忘返。

沿着一条桂花夹道的路出了红山门,竟然看到了一株赤橙色的丹桂,令我惊喜不已。这桂花道与那些建筑古迹,那些古老的乔木一般,都已历经岁月风霜。此时此刻,空气里弥漫醉人的桂花香,在草丛里,又看见飘落的桂花已铺成了一层白霜。

……

秋已至,不知江南的桂花谢了没有。亲爱的贞贞,我想邀您旧地重游,去看看祖国新时代更美丽的变化。

狮子山下的阳光

■ 庞世武

橘城有个美丽的橘州生态公园,也有人叫狮子山公园,郁郁葱葱的各种树木把公园装扮得十分的美丽。狮子山下是化州市人民医院,人称为“杏林”,却没有杏树,倒有一棵大榕树和一棵木棉树特别的显眼,榕树枝繁叶茂,木棉树则是挺拔干练。

我在这里工作多年,对这里的人和事,一草一木,是那么的熟悉,穿工装的人每天都十分忙碌;往来的车辆和行人也都显得特别匆忙。但凡住院的人,都会知道人生不易、生活不易。然而每当听到一声“早安”,看到那明媚的阳光,心里特别的温暖。

那天是深秋的早晨,我开车迎着晨光回到单位,秋风虽略带点凉意,但秋天的阳光使人感到格外的温暖。

车回到医院的榕树底下,感觉榕树下格外的凉爽,细看榕树下铺满圆果子,树上的叶子更加的墨绿了。深秋时节,榕树的绿比任何季节都苍翠欲滴,光照下闪着锦缎似的柔润光泽。那丝状的根茎像丝丝细雨下垂,旺盛地延展,在晨光的照耀下,迎风摇曳的姿态,十分轻盈柔美。而木棉树已长满叶子,叶子略带点黄,显得更美艳,花红带橙,花姿优美。那榕树、那木棉树,静静地守候在这里,像默默地在这里工作的卫士。

前辈说,榕树是建院时移植过来的,经过几十年,它已枝壮叶茂;而木棉树一直长在现在的高处,是医院忠实的守候者。大榕树移来后,两树默默相望,共同见证一代又一代人的出生成长,共同守护一方人们的安康。

趁着未到上班的点,我到科室探望中风住院的堂叔,晨光使病房显得格外的明亮。堂叔是个文化人,见到我显然有点激动。前几天护工说,每次他说到过去或说到家人都十分激动。或许是因为过去曾经的辉煌和现在的状况,心理落差太大。他静静地坐在病床上,倒是十分平静地跟我说:“侄哥,我已经好了许多,在这里的医生、护士都很好,医生每天都来看我,护士们对我都很关心,你忙,不必挂念!”透过他的眼神,看到了阳光给予他的力量,看到堂叔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好转,我的心放下了。

或许是在医院工作的缘故,每每有家乡的人来医院看病或住院,大都问我要住那个科,或找什么医生;或是求个指引、求个关照。多年来,我也习惯了,一来觉得他们是乡里的亲人,对城里不熟悉,也没有信赖的人,应当帮助他们。二来也觉得自己是做服务工作的,服务于大家也是本分,给每一位患者一点关照、一点温暖也是理应的。

近几年我也见证了医院服务的变化,无论是医疗水平,还是服务观念都有很大的提升和更新,也听到、见到过许多温暖的故事。

普外的容医生又当爸爸成为大家的谈资,原来容医生收到一位小患者的来信,信中嫩语中说,“容医生,我想认你做干爸爸,我长大的梦想就是像你一样,想去化州和你一起当医生……”

心内科的医生护士都说,江西的牛肉干最好味。原来是一位江西的长途司机,在高速公路上突发心脏病感到不适,靠着意志力开车赶到我院就医,在医院做了支架手术,住院时没有亲人在身边,得到医生护士的悉心照顾,使他感到十分的温暖,回到家乡就寄来感谢信和牛肉干,以表示感谢!

……

医院是生与死最近的地方,生命与人性在这里显得透明且脆弱。人世间最用心的喜悦、最痛苦的呐喊、最无助的心灵,都汇集在这个地方。在人生的四季中,会有风霜雨雪,也会有充满了悲伤和泪水的时刻,在这个时候,要用阳光和温暖来照耀生命的道路,用心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。

站在那枝繁叶茂的榕树下面,想起曾有位哲人说过,万物都是有灵的,在榕树和木棉树身上,我仿佛也看到这一点。榕树的生机盎然守护一方人的安康,被人们称之为英雄树的木棉树,每年盛放美丽的木棉花,这不正是人们所说的英雄花吗?在疫情这几年,这里有赶赴武汉的抗疫英雄,也有奔赴各地的抗疫卫士,还有在这里默默守候着人们安康的战士!

正午的阳光格外温暖,在阳光的照射下医院的两幢新楼格外的壮观,新建在侧面的智能停车场拔地而起。我想,这里之所以有了快速的发展与强大,是因为这里有温暖的阳光,这里有一群充满阳光的人。

霜降一过,秋凉日渐浓重,家里的两盆桂花不知什么时候静悄悄盛开了,星星点点的小米花布满枝桠,花香袭来,把人熏得阵阵的微醉。

秋风萧瑟,万物始凋。在这个让人徒生落寞思绪的季节里,甜香四溢的桂花,无疑是大自然最抚慰人心的馈赠。沉醉桂花香里,回想起十多年前,那一趟沾染桂花香气的江南之旅,那是天下三分明月夜独占二分的扬州,是刻满历史岁月痕迹的六朝古都南京……

2010年金秋十月,我和大学好友贞贞相约同游江南。

旅程的第一站是镇江。

那天下午,我们从广州乘火车抵达镇江,坐上公交车前往西津古渡。在伯先公园站下车后,我俩拉着行李,沿着镇江博物馆旁一条蜿蜒而上的青石板阶梯路,走向我们的住地——小山楼。

青石阶,灰城墙,墙上长满了爬墙虎,走在这样的路上,让人迷失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。我俩打趣说:“待我们梳上长辮子、打上油纸伞,走在这石板路上,是否就会变成《雨巷》中那结着丁香般愁绪的姑娘。”

走着走着,墙头上突然冒出来一株满树金黄的桂花,花香扑面而来,仿佛在热情欢迎我们两位异乡的游客。

穿过两旁满是古式建筑的老街,在一个三岔路口,终于见到了小山楼。走进小山楼办好入住手续,刚放好行李,只觉一阵阵的桂花香气暗暗



希望的田野 ■ 刘鹏

“柿”曾相识

■ 郑金师

疫情突发前的那个晚上,我到超市购买物资。那几只柿子就那样安静地摆在货架上,等着人们来带走它们。比起热闹的蔬菜区、肉类区和油米区,它们显得太落寞,扁平的个头并不均匀,红色的外皮中还夹杂些许青白色,而它的左边是饱满红润的提子,右边是硕大的苹果,如果说水果是这次管控中的必需品,也不会有谁想要买它们回去,毕竟它们太不起眼。可它们低廉的价格打动了,我还是挑了几只放进购物篮。

于是在那些居家的下午,做完核酸检测后,我和女儿坐在阳台上享受美味的柿子。放了几天的柿子依然没有变软,我才知道这种是脆柿,坚硬是它的底色,脆甜是它的特质。削开皮后,我把结实的柿肉对半切开,里边的颜色深浅不一,有点像冰糖心苹果,轻轻咬一口,脆脆的,格外爽口,一种清甜在齿间荡漾开来。吃着清甜的柿肉,思绪又回到童年时代。

那时父亲还是一个水果小贩,他的老式自行车篮子里总是装满各

种各样的水果,最常见的是苹果、梨、芒果和橘子。柿子是当地罕见的水果,也是他进货较少的水果之一。一年中,只有在柿子熟透的时节,我们才能吃上它。但彼时的柿子不像如今的柿子这样脆甜,它们的个头更小,皮厚,肉质生涩,吃完舌尖是苦涩的,还有一丝麻麻的感觉。

父亲说,吃起来嘴麻的柿子只有八成熟,要把它放在水里泡上一个星期才能吃。父亲所说的水,并非自来水,而是村里那口公用井里的水。那口幽深的水井,我们永远也望不到底,它的水是冰凉的,夏天泼在身上凉丝丝的,可舒服了。我们吃柿子是在夏末秋初之际,天气还没转凉,井水却格外凉了,泡在水里的柿子摸起来也是凉凉的,仿佛染上了井水的温度。它们看起来和先前没什么不一样,我们期待的变软和颜色加深都没有出现,一天天地泡着,逐渐耗尽我们的耐心。在一个傍晚,我们终于忍不住,偷偷从水缸里捞起那些柿子,用刀子削去皮后,大口大口吃起来。

用水泡过的柿子,吃起来仍是硬邦邦的,不过口感好多了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能吃到这样的柿子,何曾不是一件美事!

后来长大后,我到外地求学,很少再吃到父亲自行车篮子里的水果,每当我到水果摊买水果,总会想起小时候吃过的那些柿子、李子、桃子、芒果和石榴……在过去的年例期和春节,它们的香气装满了整个屋子,也装满了我的童年。

而现在,这些岁月离我已经很遥远了,父亲的单车换了一辆又一辆,他再也载不动一两百斤的水果。在父亲老去的日子,买水果和吃水果的人对换了位置,有时他会抱怨我们买的水果酸、贵、不好吃。我十分认同他的话,如今的水果无论价格高低,都无法使我们找回小时候的那种味道。那些味道的背后,是父亲日复一日的起早摸黑、苦心经营,正是那一篮沉甸甸的水果,让我们拥抱了各自期待的人生。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